

工业化进程中农业的贡献

方齐云

一般认为,在经济进化的扩张过程中,农业在整个经济中的重要性呈下降趋势。这一结论既有经验的证据,也有诸如恩格尔消费定律、凯恩斯消费倾向递减规律以及由技术进步所引起的产业分化和重组等理论分析的支持,应当说是正确无误的。但是,这一结论如果不与农业产值及实物产量的绝对增长、农业技术的进步、农业的基础作用及其在工业化进程中的贡献相互联系地认识,就很容易造成忽视农业或“去掉农业”的误导,从而产生因农业基础薄弱而抑制整个工业化进程的不良后果。

就农业的贡献而言,早在1945年,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教授就在其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英文本1949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第二章中,以“农业与工业的相互依存关系”为题,进行了专门的论述。其后,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在1961年发表了《经济增长与农业的贡献》,对农业的贡献问题进行了重新概括和数量分析。1984年,印度学者苏布拉塔·加塔克和肯·英格森特在其合著的《农业与经济发展》一书中,将农业的贡献概括为产品贡献(相当于张培刚教授提出的粮食和原料贡献)、要素贡献(相当于张培刚教授提出的资本和劳动力贡献)、市场贡献(相当于张培刚教授关于农民作为买者和卖者的分析)和外汇贡献等“四大贡献”。本文基于以上理论成果,着重探讨工业化进程中农业的产品贡献以及产品贡献、资本贡献和市场贡献的相互关系,从而使人们在注意到农业相对地位下降的同时,特别重视农业的基础作用并作相应的政

策调整。

一、产品贡献

国内农业为工业化的进展提供日益增多的食物和原料来源的作用,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农业的产品贡献。

1. 粮食

只要人类仍然以动植物为主要食物,农业作为人类社会食物供给主要源泉的地位就不会丧失。离开了粮食的生产和供应,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就会受到威胁。因此,从世界范围来看,至少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决不能没有农业。就一个国家或地区而言,虽然可通过进口解决粮食问题,但这不仅需要大量外汇支出,而且会造成政治和经济的依附性,这对象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尤其是极不可取的。因而,在我国的工业化进程中,粮食的基本自给应当成为贯彻始终的一项基本国策,这是我国政治经济独立稳定的基本保证,也是我国工业化顺利进展的重要基础。

粮食需求是人口和人均收入的函数。人口数量多,粮食需求量就大;人口增长快就要求粮食有相应的增长。就人均收入而言,虽然粮食需求的收入弹性趋于下降,但在一定收入水平范围内,粮食需求的绝对量会随收入增加而有较大增长。与此同时,随人均收入的增长,粮食需求的结构也会发生高质化、多样化等变化,从而会进一步增加对粮食供给的压力。

根据经验分析,粮食需求在发展中国家会有较快的增长。这是因为,第一,在经济

发展的初期阶段, 人均收入水平较低, 边际消费倾向和平均消费倾向都很高, 而且食物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较大, 因而, 粮食需求的收入弹性在发展中国家远比发达国家高。据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 60 年代初, 印度等亚洲 7 个国家的粮食需求收入弹性为 0.89, 而同期美国只有 0.15, 可见其差别之巨大。第二, 与发达国家相比, 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率要高得多, 因而必然会有较快的粮食需求增长。第三, 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必然推动人口的城市化, 而城市人口的收入一般较农村为高, 从而引起粮食需求的进一步增长。

中国是一个人口基数庞大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 随着国家工业化的进展, 对粮食的需求增长必然较快。从总体上来看, 中国农业以仅占世界 7% 的耕地养活占世界 22% 的人口, 并基本实现了粮食的自给而没有发生饥荒,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但是, 我们也应该看到, 改革开放之前, 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基本上在 320 公斤以内, 长期没有什么增长, 粮食紧缺问题一直存在, 且供给结构单一, 层次较低。即使是改革开放以后, 尽管粮食产量连续数年增长, 但人均粮食占有量仍在 400 公斤以内, 这远低于发达国家的人均量水平, 且粮食消费的品种和质量没有显著的改善, 粮食供求的地区矛盾也因储运问题而难以很好解决。因此, 在我国工业化进程中, 粮食供求的数量问题和结构矛盾仍然突出, 不容乐观。如果我们不能在粮食种植、加工、储藏、运销等方面进行重大改进, 并在粮食政策上采取适当有效的支持和保护措施, 粮食供求矛盾的恶化轻则阻碍我国的工业化进程, 重则危及国家的政治经济稳定。

2. 原料

在工业化初期, 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在工业产值中一般占有较大比重。这是因为, 第一, 在工业化初期, 人民收入水平较低, 人们基本生活需要的满足应成为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 而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 如食品、服装和纺织品等, 基本上是生产人民基本生活品的工业; 第二, 这类工业通常是原料和劳动密集的, 资本和技术含量不高, 规模效

益不甚显著, 比较符合工业化初期发展中国家资金、技术和人才缺乏, 而非熟练劳动力丰富的状况, 具有生产和出口的比较优势。因而, 工业化初期发展农产品的加工和出口, 是理所当然的选择。可见, 工业化初期, 源源不断的农产品原料供给, 对促进工业化的进展, 意义重大。

就我国而言, 截至 1952 年, 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占轻工业的产值比重为 87.5%, 占全部工业的产值比重也达 56.4%。这就是说, 50 年代初, 我国工业的生存和发展, 对农产品原料有极强的依赖性。

1953 年以后, 随着我国重工业化发展战略的实施, 工业体系逐步转向重型化, 并逐步形成了重工业内部自我服务、自我循环的特殊结构。这种资源配置的偏向, 严重抑制了我国轻工业和农业的正常发展, 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的发展也严重受阻。到 1980 年, 我国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占全部工业的产值比重下降为 32.1%。对于这种下降, 有人可能认为是符合工业化过程中经济结构演化规律的。事实上, 这也是由于总量一般趋势而造成的误解。从 1980 年我国人均收入水平来看, 我国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占全部工业的产值比重, 不仅远远低于低收入国家 1988 年的水平 (58%), 也低于中等收入国家 1988 年的水平 (44%), 甚至还低于中上等收入国家 1988 年的水平 (37%)。经济体制改革之后, 我国对传统的重工业化战略进行了一定的调整, 使轻工业和农业得到了一定的恢复性发展, 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好景不长, 到 1992 年, 我国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占全部工业的产值比重经过几年上升之后, 又猛降到 30% 以下。根据我国人口、现有消费水平和收入状况分析, 这种下降不能认为是正常的。

根据初步分析, 我国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发展的阻碍因素主要来自供给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我国人多地少的状况和粮食供求数量的尖锐矛盾, 客观上造成了我国农业“以粮为纲”的单一生产结构, 再加上在我国低收入水平下, 粮食消费以原粮消费为主, 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农业提供工业原料的能力。经济体制改革以后, 这种状况

也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如我国纺织工业每年需要棉花450~500万吨,供需缺口达70~80万吨。播种面积仅次于粮食的棉花供求状况尚且如此,其它原料的供求矛盾就更不用说了。此外,长期以来的重工业化发展战略及相应的体制,严重制约了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及技术进步。这一方面使农业长期不能改变单一的粮食种植结构,限制了农业供给工业原料的能力;另一方面使以农业产品为原料的工业投入产出效率低下,更加剧了农产品原料的供求矛盾。

因此,为了促进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的应有发展,除了这类工业自身要通过体制改革、改进技术、加强管理等措施,提高效率和效益以外,更重要的是要从供给方面着手,深化农业经营体制改革,改进农业技术,加强对农业的投资和政策支持,在提高农业土地产出率和保证粮食基本自给的基础上,逐步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增强农业提供农产品工业原料的能力。

二、产品贡献与资本贡献及市场贡献

大多数关于农业的贡献的理论探讨,较少注意考察农业的产品贡献、市场贡献和资本贡献的相互关系及其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变动情形。在这里,本文试图就这一问题加以分析。

我们知道,农业对非农产业部门提供的粮食和原料,或农业的产品贡献,等于农业总产品减去农业内部消耗的农产品后的余额,即农业总剩余。这种农业总剩余主要是通过两种途径向非农产业部门转移的:一是农产品与非农产品的等价交换,即农民运用向非农产业部门出售农产品的收入,去购买等价的工业消费品和农用生产资料等,这通常被称为农业的市场贡献;¹⁰二是农业资金的漏出,包括转为非农支出的农业税,转化为非农产业投资的农民储蓄,工农业产品的不适当差价(即所谓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等,这些都体现为农业部门资金向非农产业部门的转移,亦即农业的资本贡献。¹¹因此,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关系:

产品贡献=市场贡献+资本贡献。

根据这个关系式,我们很容易推知农业产品贡献与市场贡献可能存在的几种关系,或工农业之间的资本流入流出关系。

(1) 产品贡献>市场贡献,或资本贡献>0,即农业支持工业发展,为工业化提供资金来源,这在工业化初期是常见的一种关系。

(2) 产品贡献=市场贡献,或资本贡献=0,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工农业各自平等发展,相互之间只有投入产出的市场联系,不存在资金的流入流出,这在工业化进行到一定阶段后,必然出现这种关系,以保证农业不致阻碍工业化的进展。目前国内学者对这一阶段的特点和判据已有一些研究。¹²

(3) 产品贡献<市场贡献,或资本贡献<0,即工业反过来扶持农业的发展,为农业发展提供资金,这通常是工业化后期或工业化以后出现的一种关系。

以上三种关系我们不难在经验上找到若干证据,也可以从理论上加以说明。

一般而言,在工业化初期,农业作为国民经济中的主要部门,实际上是国内储蓄和投资的主要来源,而外国投资和援助很少能作为工业化资金的主要来源。这不仅与在一定条件下外国投资和援助的可获得性和规模有关,也与对国内政治经济独立性的考虑有关,因而在考虑工业化资金来源时,外国投资和援助只能作为补充性的来源。因此,在工业化初期,需要农业为工业化的启动和发展提供大量资金支持,从而农业的产品贡献主要地采取资本贡献的方式,市场贡献相对较小。这种状况表明,农民生活水平低下,农民消费的自给自足的程度高,市场化程度低;同时,这也意味着农业剩余产品的市场化程度低,或农产品商品率低。此外,或许更重要的是,这种状况也意味着农业投入的商品化程度低,农业生产基本上依赖于传统的要素投入,从而农业生产过程市场化受阻,农业技术进步缓慢,这将限制农业土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其结果是,农业剩余产品的增长和农民收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受阻,并且二者形成一种恶性循环。由此可见,农业对工业提供资金积累的时间不能过长,相对规模不能太大。或者说,农业剩余产品

按资本贡献的方式转移的时间不能太长，在比例上应随工业化的进展而逐渐缩小，相应地，按市场贡献方式转移的比例则应逐渐扩大。这样才有利于农业向市场化和现代化转变。

随着工业化的进一步深入开展，工业自身逐步发展壮大，自我积累能力增强，再也不需要农业为其提供资金积累。同时，工业对农业剩余产品的要求（包括对粮食和原料的需求）则有不断扩大的趋势。这种对农业剩余产品不断增长的需求压力，必然要求农业技术发生相适应的现代化转变。农业技术的现代化转变，从根本上说，取决于新要素投入的不断增长。这种新要素投入品，基本上是由现代工业部门所提供的（包括化肥、农药、高效能农机具和机电排灌体系，以及由现代工业部门提供物质手段研究和开发的优良品种和耕作栽培方法等）；而掌握和应用这些现代的农业技术，又要求相应的人力素质，这种不同于传统农业劳动力的全新的人力资本，其形成和积累也需要现代工业体系所支持的现代教育体系的建立和发展。随着新的农业生产要素的进入，即随着农业生产过程的日益市场化，必然对农业生产的生长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从而极大地丰富农业剩余产品的数量，改进其结构和质量。这样，工业化的深入开展就创造了一种良性循环。一方面，它为农产品的商品化提供了日益增长的市场；另一方面，也为农业技术的改进，从而为获得数量更多、种类丰富、质量优化的农产品提供了物质和技术手段。这种农业产出品和农业生产过程两方面市场化的相互促进，也在供给（粮食和原料）和需求（工业消费品和农用生产资料）方面对工业化的深入进展产生促进作用。

可见，市场贡献和产品贡献是相互促进的，对资本贡献的强化，必然削弱市场贡献，从而阻碍农业技术的改进和生产的发展，限制产品贡献的能力。因此，随着工业化的进展，我们必须正确认识资本贡献和市场贡献的这一矛盾，逐步使产品贡献的提供建立在市场贡献的基础上，即促进工农业产品的平等交换，以保证获得工农业发展的良性循环。

为了使农业产品有一个比较平等的交换

关系，政府必须根据农业的相对弱势，对农业采取必要而有效的支持和保护政策，而不能完全听任市场的自发作用。¹³

工业化后期或工业化以后，由于工业化所造成的环境生态问题可能给农业生产造成的危害，以及人们对社会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日益重视，必然会促使人们更加重视农业这种绿色产业，从而形成资金由工业向农业的流动。从某种意义上看，这是一种推迟支付的工业化成本，或者说是工业化对农业欠债的偿还。这包括偿还工业化期间直接吸收的农业资金和偿还由于工业化所造成的但由农业承担的生态环境成本。

就我国而言，现代工业体系的建立基本上依赖于国内农业所提供的资金积累，农业和农民为我国工业化的启动和进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¹⁴目前，我国工农业正在逐步进入一个相对平等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为了促进农业市场贡献的发挥，从而促进农业的市场化和现代化转变，政府应对农业给予必要而有效的政策、投资和技术支持，以改变长期以来过份强调资本贡献而使农业脆弱，以致阻碍我国工业化进程的状况。

注释：

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中译本第1版，158～159、24、25、26页，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

郭熙保：《农业发展论》，中文第1版，56、50、50、51、51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

10 方齐云：《工业化进程中农产品剩余的转移》，载《经济评论》，1996（2），51～53页。

11 [印] 苏布拉塔·加塔克和肯·英格森特合著，吴伟东、韩俊、李发荣译：《农业与经济发展》，中译本第1版，47～51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12 牛若峰：《国家工业化发展阶段与宏观政策方向》，载《农业经济问题》，1995（1），4～7页。

13 张培刚、方齐云：《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农业》，载《求是学刊》，1996（1），37～45页。

14 牛若峰等著：《中国经济的偏斜循环与农业曲折发展》，中文第1版，174～17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徐云鹏）